

孤艳稀品大系



三花梦传奇

吉林摄影出版社

孤艳稀品大系·枕边艳品

兰花梦传奇

清·吟梅山人

孤艳稀品大系

第三卷

序

清代小说。六十八回。作者吟梅山人，真实姓名不详。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书庄出版石印本，卷首有烟波散人序。

本书打破才子佳人大团圆的陈旧俗套，真实地描写了封建贵族家庭中一幕惨淡的婚姻悲剧。内阁学士松晋之女宝珠，诞时有梦兰之兆，所以自幼女充男养。宝珠玉貌仙姿，聪慧异常，十三岁乡试高中经魁，十四岁父亲去世，二弟年幼，为支掌门庭，只得继续女扮男装，十五岁探花及第，涉足官场。同科状元许文卿丰姿潇洒，矜贵不凡，宝珠属意于许，春心渐萌，自嗟名花无主。后被文卿识破女子真相，两家遂订婚约。海疆不靖，苗民作乱，宝珠十七岁挂帅出征，运筹决策，屡建奇功，十八岁奏凯班师，名扬四海，位极人臣。皇上恩准宝珠改复女妆，赐旨完婚。婚后，宝珠恪遵妇道，对待文卿温柔顺从，曲意逢迎；然而文卿对待宝珠暴戾非常，任意作践，宝珠郁闷不乐，勤破尘缘，未几咯血而亡。小说暴露了夫权主义对于女性的摧残和蹂躏，即使如宝珠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曾统雄兵的奇女子，也不免有“最苦女儿身，事人以颜色”的悲叹。

小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畸形的性爱心理，文卿倜傥风流，对于国色天香的宝珠，爱之若狂，婚前苦苦追求，宝珠死后，他亦痛悼追悔不已；然而，

他具有强烈的夫权思想，在潜意识中对宝珠怀着深深的嫉妒，他的世袭爵位是宝珠挣来的，他的聪明才学也比宝珠稍逊一筹，加之宝珠又得到了上自天子、下至公卿的眷爱，这一切都严重挫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好色、强烈的占有欲与嫉妒心理交织煎熬，使他成为肆虐狂。他把宝珠当作娼妓、婢妾一般玩弄，或则肆意凌辱打骂，以振夫纲。而宝珠自身许文卿之日起，便慑伏夫权的淫威之下。婚前，文卿便可对她拍案训斥，责令下跪；婚后，他竟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昔日戎马丛中的威风已如流水落花逝去，对于夫权的畏惧混杂着情欲爱恋，使她如膏自煎，终于落得蕙折兰摧的悲惨下场。

小说在艺术上较为圆熟，结构工巧，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生活气息浓郁。

目 录

第一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	 (1)
第二回	松小姐钦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	 (6)
第三回	见美色公子起淫心	赋新诗宝珠动春兴	 (12)
第四回	见诗句阿姊肆娇嗔	正家法闺女遭笞辱	 (17)
第五回	开酒筵花街杀风景	舒忿恨松府打陪堂	 (23)
第六回	俏丫环偷看佳公子	松宝珠初识张山人	 (29)
第七回	行酒令名士庆生辰	沐皇恩美人作都宪	 (35)
第八回	深心叵测奸计通同	一味歪缠作法自毙	 (41)
第九回	堂前闲话妙语诙谐	冰人传言书呆拘执	 (47)
第十回	警芳情密言传心事	夸大口无意露奸谋	 (52)
第十一回	打茶围淫鬼闹淫魔	发酒兴恶人遭恶报	 (59)
第十二回	话不投机焉能入彀	药非对症反足为灾	 (65)
第十三回	识病源山人施妙手	图好事篋片献阴谋	 (70)
第十四回	出神见鬼相府奇闻	嚼字咬文天生怪物	 (75)
第十五回	翻新样状词成笑话	写别字书信寄歪文	 (81)
第十六回	生辰会令集红楼梦	美人计酒醉玉堂春	 (86)
第十七回	将计就计假作温存	昧心瞒己终当败露	 (92)
第十八回	刘公子充发黑龙江	松小姐喜动红鸾宿	 (97)
第十九回	关门贖当快订良姻	所欲随心已偿私愿	 (103)
第二十回	未过门刑于施雅化	作主试巾幗掌文衡	 (109)
第二十一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语	灯红酒绿玉自生香	 (114)

- 第二十二回 许银屏名园观画景 松宝林高阁理瑶琴 (121)
- 第二十三回 诸大臣会议论军情 三小姐清谈成雅集 (126)
-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诉沉冤 称神明青天断奇案 (132)
- 第二十五回 悬明镜卓识辨奸情 雪覆盆严刑惩恶棍 (137)
- 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城隍庙鬼魂亲写字 (142)
- 第二十七回 慧紫云除夕通情话 勇松筠元夜闹花灯 (147)
- 第二十八回 肆筵设席宾客称觞 论曲谈诗老翁饱学 (153)
- 第二十九回 传警报外甥逢舅氏 惩不肖阿姊似严亲 (159)
- 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识奇才 掌兵权女儿拜大将 (164)
- 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痴心谈别恨 老夫人宴感离怀 (170)
- 第三十二回 兵宜练精将宜选勇 未窥豹略先伏犬韬 (175)
- 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执法诛亲弟 真侥幸飞剑斫吴方 (182)
- 第三十四回 松经略初次立奇功 重义王全军遭大难 (187)
- 第三十五回 积寒暑松帅染微疴 决雌雄苗兵逢敌手 (192)
- 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 小公主兵出罗华岛 (197)
- 第三十七回 拒虎将酣战木都统 失龙岩怒斩呐皇亲 (202)
-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语诉幽情 可怜宵芳魂惊幻梦 (210)
- 第三十九回 重义气仗义救同年 顾私情徇私赦小叔 (215)
- 第四十回 以贼攻贼智本如神 知法犯法秃而且毒 (220)
- 第四十一回 观星斗良宵得飞剑 冒风雪寒夜捉姣娃 (226)
- 第四十二回 清内地松帅喜成功 征苗疆大兵齐出海 (231)
- 第四十三回 施毒计决水破岩关 乞灵丹求仙寻古庙 (237)
- 第四十四回 生急智官兵开地道 运神机大炮炸天门 (244)
- 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乌喜缚渠魁 定蛮方红旗飞捷报 (250)
- 第四十六回 奉圣旨大经略班师 显神通老道人作法 (255)
- 第四十七回 慧紫云求签灵隐寺 老制府饮酒莫愁湖 (261)
- 第四十八回 立功扬名加官进爵 一门将相四代荣封 (267)

- 第四十九回 授显官二人同上任 传喜信两侄各求亲 (274)
- 第五十回 破机关宝珠还本相 试清白美玉竟无瑕 (280)
- 第五十一回 亲上亲嫁女又婚男 乐中乐佳人配才子 (286)
- 第五十二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排喜宴卯酒荐辛盘 (292)
- 第五十三回 真贤良小心全妇道 浅见识百意振夫纲 (298)
- 第五十四回 识好歹慈故怜爱媳 斗口角莽汉虐娇妻 (305)
- 第五十五回 松宝林酒令戏群芳 许银屏新词翻妙语 (312)
- 第五十六回 宴宾客李府设华筵 撒娇痴阿姐闹标劲 (318)
- 第五十七回 重国色画阁看梳妆 赏名花芳园集词句 (324)
- 第五十八回 泼天祸乱郎舅挥拳 平地风波夫妻反目 (330)
- 第五十九回 许文卿反面即无情 松宝珠伤心怜薄命 (336)
- 第六十回 松小姐已得膏肓病 许夫人枉费爱怜心 (342)
- 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请名医老人空缩手 (347)
- 第六十二回 小银屏痴心怀侠义 老道士隐语破情关 (353)
- 第六十三回 嘱遗言断肠弹恸泪 救恩主割股感诚心 (359)
- 第六十四回 画眉人灯窗怀隐恸 司花女月夜返香魂 (365)
- 第六十五回 美二郎闹丧打松勇 贤使女殉节愧文卿 (371)
- 第六十六回 荐亡媳许府大开丧 庆佳儿紫云新得子 (377)
- 第六十七回 赐谕文天子重加恩 设路祭王侯亲执紼 (383)
- 第六十八回 伤离别守义即多情 庆团圆偏房作正室 (389)

第一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

词曰：

男子赋形最浊，女儿得气偏清。红闺佳丽秉纯阴，秀气多教占尽。崇嘏连科及第，木兰代父从军。一文一武实超群，千古流传名姓。

调寄《西江月》

从来天地绮丽之气，名花美女，分而有之。红闺佳丽，质秉纯阴，性含至静，聪明智慧，往往胜过男人。所以词上说男子重浊，女儿纯清。贾宝玉道得好：“男子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足见女胜于男，昭然不爽。至于椒花献颂，柳絮吟诗，那些曹大家、贾若兰等人，我也记不清楚。单看这词上一文一武，留名千古，又有那个男人及得他？看官莫谓他两个，就空前绝后，听我说个奇女子，文武全才，尤为出色。我非但说一个，还要说两个，竟是一个克绍书香，一个守成家业，不但生同斯世，而且萃于一门。

朝中有个内阁学士，姓松名晋，号叫仲康。原籍钱塘江人，是个世家，七代簪缨，祖孙宰相，兄弟督抚，父子都堂，叔侄鼎甲，家财千万，自不必说。这位松学士，家世本是经章学术，十九岁就登第，入了词林。有一位乃兄，也曾中过举人，十余岁就去世了。到了松学士，已是三代单传。夫人李氏；亦是巨族之女，兄

弟荣书、麟书，皆为显宦。生下了二子二女，长女宝林，长子松筠，是夫人生的；次子宝珠，次女松蓓，是妾所生。宝珠生时，松公梦人送他一枝兰花，只道是个儿子，逢人夸张，谁知生下来是个女儿！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庆，他就将错就错，告诉人生了儿子。皆因望子心殷，不过聊以自慰，徒做个热闹生日。后来虽然有了儿子，松公仍不能说破。宝珠五岁就请了先生，同姐姐上学。两个姿色聪明，俱皆绝世，几年之中，文章盖世，学问惊人。松公见儿子尚小，就把他作为儿子抚养，不许裹脚梳头，依然男妆束，除了几个亲人之外，一概不知，都叫他做大少爷。

光阴易过，宝林十四岁，就不进书房，松公将内外总帐叫他一人管理。宝珠十三岁，与两个幼弟仍在馆中诵读。也是事有定数，松公忽发狂念，见内侄李文翰附大兴籍考试，暗想自己的虽是假儿子，何不也去观场？就替他取名松俊，号秀卿，遂一同报名进去。他两个本是聪明宿才，俱皆高标出来。八月乡试，又是文星照命，文翰中在二十九名，宝珠倒高高的中了一名经魁！合家欢喜，自不必说。惟有宝珠心中不快，只是何故？他今年也有十多岁，知识已开，想自家是个女身，如何了局？每常凭花独坐，对月自伤。他做房在夫人套间里，两进前三间做书房，后三间两厢作卧房，收拾得富丽辉煌，与绣房香闺，一般无二。有两个丫环，叫做紫云、绿云。紫云与他同岁，还大两个月，绿云小两岁。紫云姿容美丽，性格聪明，能知宝珠各事之意，私对宝珠道：“小姐今年岁数不小，虽说中了举人，究竟有个叶落归根。老爷、太太俱不想到此，只图眼前热闹，不顾小姐日后终身。就如大小姐，现在与李少爷结亲下礼，何等风光！小姐又不好自说心事，依我看来，不如先将脚裹好，日后要改妆，也就容易。不然，再过两年，一双整脚，就是吃亏，也裹不下来。”宝珠道：“就是裹脚，我也不便说。”紫云笑道：“裹脚何必告诉人？我替小姐

裹就是了。只是靴子里衬些棉絮,就好走路。但裹的时候,要忍些疼痛呢!”从此紫云就替宝珠裹脚,正正裹了一年,也亏忍疼得起,竟裹小了,虽有五寸长,竟然端正。日间在外,仍是男妆,晚间回房,方改女妆。他姐姐素性严厉异常,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仆,无不怕他,所有帐目等件,笔笔分清,谁敢欺心!宝珠见两个兄弟已过十岁,要将改妆之意露在姐姐面前,一者惧怕,不敢启齿;二者害臊,不便开言。

且说松学士内有女儿理事,外有假儿子应酬,倒也有趣。春闱点了副部裁,女婿儿子,遵例回避。及自出闱之后,松公受了风寒辛苦,病了几天,就去世了。可怜松学士五十二岁,百万家财,一身荣贵,化一场春梦。家内妻子儿女,哭泣不休,还亏有个假儿子治丧,宝林内理调处,井井有法,更有李公父子,也来相助。宝珠作为长子,承继大房,服制只有一年。从来说人在人情在,不是有个举人儿子,也就冷淡了。宝珠见家中无人,父亲去世,改妆之事,则弄得欲罢不能。月下灯前,常常堕泪,一则思念父亲,二则感叹自己,三则家资无数,兄弟又小,虽有姐姐精明,总之是个女流,不能服众,倒弄得心里千回百转,就借着父亲的灵床,哭自家的苦气。宝林最是留心,久已窥见妹妹之意,晚间无事,常到套间里来劝他,说:“父亲已死,两个兄弟太小,外事在你,内事在我,你我二人,缺一不可。你须念父母之恩,代领小兄弟成人。而且家财又大,外面生理虽有,我总理大权,究竟是个女儿家,人不怕事。你如今是个举人,可以交接官场,书香仍然不断,人就不敢弄鬼子。”姊妹们谈到伤心之处,不免也相抱痛哭。宝林又道:“我劝你明年除了降服,恩科还要会试,遮人耳目。你的心事,我也知道,侯兄弟长成,你也不过十八九岁,我自然同母亲说,总叫你得所罢了。”二人复又抱哭。夫人知道,格外关心,有相也劝他们两句,无如愁人说与愁人,转增一番伤感。

松公七中,免不得开丧受吊,百官上祭,也还成个局面。他家做官多年,就外边立了坟墓,离城不远。宝珠领了两个兄弟,将父亲安葬好了,回家守制,足迹不出门外,只在家内同姐姐料理些家务,连房屋也整理一番。松府住宅甚大,本是他祖太爷的相府,八字门墙,门楼里面,鼎甲扁额,以及尚书宰相、翰詹科道的扁额,不计其数。进仪门一条甬道,一眼无际,厢房两边甚多,上面就是大厅,过穿堂、二厅、三厅,住宅七进,后楼花园,中间明巷,左边住宅,是住厅、大厅、二厅、花厅、船房、书房;右边还有两个住宅,前面轿房、马房等屋,俱在其内,外有厨房。松公在日,帐房在右边宅子,松筠兄弟书房在左首照厅上。宝林商议更章,将书房移在船室内,帐房移在照厅上,右首空下来的宅子,着各家执事人分住。中间正宅第一进住宅,作为内帐房,第二进,两个小公子对房居住,夫人仍居第三进,宝林在第四进。对房里排列些砚台笔墨、大小帐簿等件,自己的卧房内外,收拾得十分精致,床帐被褥、桌椅器用,华美异常,真是香闺似海,金屋藏娇。有两个贴身女环,一名彩云,一名彩霞,是宝林的心腹,小帐目等情,彩云等多可作主,所以他的侍儿格外有权,人都怕他几分。后进宅子,是姨娘领的奴仆居住。后楼锁断,着家人带火器弓矢在上面防夜。当日松公还请了两教习来保家,也就住在楼上。宝珠仍在夫人内房,由厢房六扇小格子进去,方方的一小间,有四扇白粉屏风,天井内回廊曲槛,屋宇栏杆,上三间一带玻璃窗格,陈设精雅,当中挂一幅《汉宫春晓》,左右有一副盘龙金笺,对联是墨卿的大笔:

桂子秋风天上,

杏花春雨江南。

两边都有短栏隔开,左一间排列许多书橱,以及各样花卉盆景;右一间笔砚琴书,布置楚楚。上面一带书架,列成门户,中间屏

风反隔断了。由右首书架暗门转进去,就是里间厢房,对面也是一重书架,当中嵌一面穿衣大镜,有西洋关掇。推开来就到三间内房,外面皆用玻璃环绕的。挂窗上首,宝珠隔着卧房,右首厂着一排紫檀椅子,有张大炕,几席华美。炕后有个小房,乃紫云、绿云做卧室,挂一个中堂,是个墨笔洛神。香几桌上,周彝鼎器,匙筋炉瓶,西洋钟表,无不备具。桌椅机凳,花梨紫檀,垫褥帔围,云锦顾绣,一带书橱衣架,排列俨然,一个精工落地。房里面一张玻璃大床,帐幔被褥,锦绣妆成,金钩金铃,各件俱备。两边红须有数尺多长,灿烂辉煌,似一片云锦。壁上四幅群仙高会图,洋镜挂屏,布满窗前,一张长大理石桌,排设工雅。厢房里镜篋珠箔,金翠辉煌。在玻璃内看天井里,有各色花草,兰蕙最多。此处房子,宝珠取其谨慎,一时改个女妆,没得闲人看见。只有大小姐时常进来,连夫人、姨娘,无事总不到的,两个小公子,更不敢擅入。此刻宝林、宝珠姊妹,商量要事,皆在其内。

且说宝林、宝珠二人,本非同胞姊妹,性情自然各别,一般总是国色的面貌,更有不同,宝珠是柔媚一路,瘦瘦的身子,长长的脸长,春山横黛,秋水含情,杏靥桃腮,柳腰莲步,犹如海棠带雨,杨柳迎风,轻温温无限丰韵,娇滴滴的一团俊俏,且有一种异人之处,满身兰花香气,醉魄销魂,到了暖天,淌出汗来,格外芬芳竞体,真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论他的性情,聪明不露,宠辱不惊,奸滑非常,权变已极。到底是个女子,又在髫年,未免失之柔弱,将来阅历下来,自然也要好些,不然后来那番功业,也干不来。宝林则又不然,生得花容月貌,腰细身长,宜喜宜嗔,似羞似怒,柳眉晕杀而带媚,凤眼含威而有情。性气燥烈异常,生小娇痴已惯,且好的是洁净,美的是风流,敢作敢为,才有智,出言爽快,作事刚方,家内人怕他,自不必说,就是各业的老年管事,见他也是服服贴贴,不敢仰视。他行事说话,也处处

服人，人亦不敢弄鬼欺他，就欺他亦欺不过去。虽是个小女孩子，比历练老到的人，还要精明百倍呢！至于那算法小枝，尤为精工入神，所以他如今掌家，百事振作，倒比松公有日，反有些头绪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已过，却好去年有个闰月，宝珠二月初旬已起了服。一日，李文翰同了一个年家之子到来，这人姓许名翰章，号文卿，是新科亚元，生得风流出众，矜贵不凡，齿白唇红，神清骨重，好比潘安再世，宋玉重生。再论胸中才学，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年，同墨卿比较起来，品貌文章，真是一对，还觉稍胜半筹。他父亲也是朝臣，与松府本是世交，与宝珠又是同案，前次也曾会过，如今同墨卿来约宝珠，一齐去会试。不知宝珠去是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松小姐钦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

话说李、许二位，未约会试，宝珠不便推辞，只得收拾，同他们进场。三场完毕，彼此看了文章，果然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互相赞叹。到了放榜的日期，李文翰中了会元，许翰章、松俊皆五十名之内，两人又是同门。三家新贵，喜不可言。转瞬殿试，一个个笔花墨彩，铁画银钩，金门万言，许翰章竟大魁天下，榜眼是个姓桂的，镶黄旗人，宝珠探花及第，墨卿二甲第一，是个传胪。琼林赴宴，雁塔题名，好不有兴！

松府夫人见儿子、女婿，皆点鼎甲，欢喜非常，究竟有些美中不足，却把个假儿子，当为珍宝看待。大凡仕途，最是势利，人见松家中了探花，又是十五的小孩子，将来未可限量；那个不来恭维？与松公有日，仍然一样热闹，更觉新鲜些。宝珠授了职，就在翰林院供职走动。

日复一日，到了冬末着初，忽然星变异常，皇上下诏：文武百官，皆许进言。松俊呈言二十余条，缕晰详明，有关政治。圣心大悦，召宝珠便殿见驾。宝珠乃是个柔弱的女子，来至殿前跪下，不觉羞羞涩涩，满面的飞红。皇上见他年纪太小，面目娇羞，又怜又爱，只道他害怕，和着颜色安慰他道：“孩子，你不须惧怕。好好儿奏答，自有恩典到你。”宝珠一条条奏明，果然才识兼优，机宜悉中。奉旨：松俊年纪虽轻，经术甚足，且家学渊源，可胜封宪之任。其父原任内阁学士松晋，亦当简赏，以示朕慎重人材之至意。外翰林院修撰许翰章、庶吉士李文翰，言多可采，着一体加恩。钦此。发下内阁来，松俊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赏加三品卿衔，巡视南城，其父松晋，追赠尚书。许翰章授侍读学士，李文翰升右庶子。宝珠心中也觉得得意，夫人道：“人家儿子，替祖增光，你这个女儿，胜过儿子十倍了。你父亲有知，亦当欣慰，真不枉他这番做作，倒合着一句《长恨歌》不重生男重生女了！”宝珠本来温和得体，喜怒不形，朝中大臣，皆爱其聪明美丽，个个与他往来，每以一亲香泽为荣，一见颜色为幸。一日，春风和暖，李荣书来看姐姐，宝珠陪他闲谈，见仆妇手里取了一封全贴进来，说：“门上回来，家乡有人来，是本家少爷。”宝珠接来一看，叫做依仁，送与母亲。夫人道：“远房本家，是个当刑名的，你父亲在日，还代他荐过事的，你就出去见见。”宝珠吩咐仆妇：“你去叫门上引他东边二厅上见罢！”仆妇答应去了。李公见有人来，也就起身。宝珠送过舅舅，就到二厅上来，一眼瞧见依仁，面目颇为奸

滑，衣服不甚时新，约三十岁年纪，只得上前相见。依仁见宝珠出来，细细一看，见他还是个小孩子妆束，华美异常，耳朵上穿了四个环眼，带了一对金秋叶，一对小金圈，珠神玉貌，比美人还标致几分，遂满脸推下笑来，抢步上前，半揖半叩的跪将下去，宝珠还礼不迭。二人见过礼，依仁要进去见婶母，宝珠引他由明巷入内。依仁一路走着，暗暗羡慕：好一处房子！我浙江抚院衙门，总不及这样宏壮富丽。到里边，宝珠请夫人出堂，依仁恭恭敬敬拜了几拜，说：“家母甚为挂念，命小侄特来请安。”夫人也问了他母亲好，就对宝珠道：“请大哥外边坐罢，就在东厅耳房里住下。”宝珠答应，依仁谢了，随宝珠到东厅坐下，家人送茶，二人寒暄几句，依仁道：“叩日期，年底就该到了，因路上雨雪阻住，所以迟了一个月。”宝珠道：“去年雨雪，本来太多。”依仁道：“在家闻得叔父天去，甚是伤感。后来又看题名录，知吾弟高发，不胜欣喜，真是家门有幸！我们族下谁不沾光？愚兄连年失馆，就是谋事，也容易些，此番来京，全仗贤弟栽培！”宝珠谦了几句。到有一桌洗尘的酒席，宝珠叫出两个兄弟来一同陪着。依仁总是一团的恭维，哄得两上小公子颇为欢喜他。席散，宝珠吩咐家人几句话，辞了依仁，领着兄弟入内。依仁叫小使在房铺设床帐，从此就在府中安息住下了。

再说李、许二分子，与宝珠原是至交友好，还有二三个同年，时常来往，依仁都见过了。他见两个公子风流富贵，刻刻巴结。两个公子，与他虽非同调，觉得此人无甚可厌，不过一时拿他取取笑。他有时也将些风月之事，引诱他们。宝珠是个女子，本不动心；李、许二位，说得甚为投机，津津有味。那天饭后、李、许到来，他两个是来惯的，不消门上传报，直走进花厅坐下，适值宝珠在内濯足，才扎缚停当，愁眉泪眼的，用手握住金莲，坐在炕上不肯出去。依仁赶忙来陪，说道：“南小街新来一家，有三个姑娘，

我昨日同人去过一次，排场甚大，是扬州来的，有个月卿最小，更比两个姐姐美貌。诸君有兴，何不同去走走？”文卿被他说了火，即刻要走，墨卿道：“且等秀卿出来，再为商酌。大约这位道学先生，也未必从权。”文卿道：“此事在我，不怕不去！”依仁道：“舍弟前千万别说我的意思！”正说道，宝珠慢慢踱进厅来。各人笑面相迎，起身让坐。墨卿道：“秀卿如此游移，在房中梳头还是裹脚？累我们久候，是要罚你的。”文卿笑道：“罚你一台花酒！”宝珠道：“弟从来不惯风月，诸兄莫作此想。在我家小酌，倒可奉陪。”文卿道：“你就算个姑娘，陪陪我们，比那残花败柳好多着呢！”宝珠见他两个说话，不象意思，忙用话支吾开了。文卿道：“前天南边来了一位画士，住在南小街，本领笔法颇佳，舍亲荐在我处，今日正要去会他，秀卿专爱此道，何不同去一游？”大家道：“好！一同去无疑。”就要起身。宝珠道：“车还没有伺候，倒走了么？”墨卿道：“我们来未坐车，是走来的。你到底还是姑娘家怕见人？还是脚疼不好走？我看你明日，放外任，作封疆，怎么好？”宝珠笑道：“奇谈！做封疆不是当塘汛，你瞧见那个做封疆要跑路的？”依仁道：“舍弟并无他意，恐怕失了官体，所以孔圣人当日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众人大笑。宝珠道：“我真不能走，我腿脚上常患湿气。”文卿笑道：“裹紧了，放松些就好的。”墨卿道：“你看春光明媚，大地皆成文章，只当踏青的，我们扶着你走，好在没有多路。”宝珠尚在迟移，文卿焦躁道：“秀卿好象深闺处女，真有屏角窥人之态。”扯住宝珠就走。宝珠无奈，只得也带了两名小书童出门，缓步而行。

不多一刻，已到南小街，依仁指了门，书童去敲了几下，里面答应，出来一个小女使，认得依仁是昨日来过的，笑道：“松老爷来了。”宝珠问：“他如何认识你？”问了两遍，依仁笑而不言。宝珠心知奇异，也就不问了。小环把众人打量一番，就满面添花，